

8月24日,日本民众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

## ——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铯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济产业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济产业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

###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

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铯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

据新华社

### 国际观察

## 起底东京电力公司处理核事故“黑历史”

日方声称,排放的核污染水已经过“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过滤净化并进行稀释,其所含放射性物质浓度远低于排放标准,不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伤害,但公众并不相信这套说辞,因为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有太多应对散漫、隐瞒欺瞒的“黑历史”,很难再取信于公众。

### 散漫:酿成灾祸

2011年福岛核事故虽然由“3·11”大地震这个天灾引发,但人祸也不可忽视。2002年,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就指出包括福岛外海在内的日本东部海域存在发生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的风险。日本政府曾要求东电进行评估,但东电一直拖延,数年后虽然开始讨论海啸应对并得出海啸可能高达15.7米的结论,但东电高层以“科学依据不明”为由并不相信,继续维持较低的防海啸标准,导致“3·11”大地震及海啸发生时措手不及。

东电对“3·11”大地震和海啸的初期应对极其混乱。地震发生后,核电站1至3号机组日常和备用电源同时失效,东电派出的应急供电车却因电缆太短而无法与机组联机。1号机组压力容器内生成大量氢气需要进行水蒸汽释放时,东电考虑自身损失犹豫不决。当日本政府强令东电释放蒸汽,东电又长时间无法打开阀门。冷却水枯竭后需要注入海水进行冷却时,东电再度迟疑,结果1号机组在震后25个小时左右发生氢气爆炸。之后几天内,3号和4号机组也发生氢气爆炸。一场原本尚有可能得到控制的核事故彻底变成一场核灾难。

### 隐瞒:已成常态

在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就掌握到3号机组堆芯损坏率已达30%,同时1号和2号机组堆芯损坏率均超过5%。根据当时东电内部标准已经可以确认发生堆芯熔毁,需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东电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拖到当年5月才承认堆芯熔毁。在后来调查中,东电一度否认公司内部有认定堆芯熔毁的标准,最终才承认时任社长清水正孝指示不要使用“堆芯熔毁”一词。

2015年2月,东电再次被曝隐瞒实情,公司在2014年4月即知晓有高浓度放射性核污染水从排水沟持续排入大海,却一直未予公布,也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东电随后不得不派人到日本政府主管核电的经济产业省鞠躬道歉。

《东京新闻》去年10月披露,东电使用的检测仪灵敏度不高,该报记者用放射性铯含量达排放标准19倍的水做实验,同类检测仪没有反应。该报评价,东电此举被批“操弄(民众)认知”和“说谎一点也不冤”。

据新华社